

書叢科百華中

中國太平太
編海繩吳



行印局畫葉中海左

書叢科百華中

編海繩吳

太平天國史



行印局書華中

總序

這部叢書發端於十年前，計劃於二年前，中歷徵稿、整理、排校種種程序，至今日方能與讀者相見。在我們，總算是「慎重將事」，趁此發行之始，謹將我們「慎重將事」的微意略告讀者。

這部叢書之發行，雖然是由中華書局負全責，但發端卻由於我個人，所以敍此書，不得不先述我個人計劃此書的動機。

我自民國六年畢業高等師範而後，服務於中等學校者七八年。在此七八年間無日不與男女青年相處，亦無日不為男女青年的求學問題所擾。我對於此問題感到較重要者有兩方面：第一是在校的青年無適當的課外讀物，第二是無力進校的青年無法自修。

現代的中等學校在形式上有種種設備供給學生應用，有種種教師指導

學生作業，學生身處其中似乎可以「不遑他求」了。可是在現在的中國，所謂中等學校的設備，除去最少數的特殊情形外，大多數都是不完不備的。而個性不同各如其面的中等學生，正是身體精神急劇發展的時候，其求知慾特別增長，課內的種種絕難使之滿足，於是課外閱讀物便成爲他們一種重要的需要品。不幸這種需要品又不能求之於一般出版物中。這事實，至少在我個人的經驗是足以證明的。

當我在中等學校任職時，有學生來問我課外應讀什麼書，每感到不能爲他開一張適當的書目，而民國十年主持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的經驗，更使我深切地感到此問題之急待解決。

在那裏我們曾實驗一種新的教學方法——道爾頓制，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促進學生自動解決學習上的種種問題，以期個性有充分之發展。可是在設備上我們最感困難者是得不着適合於他們程度的書籍，尤其是得不着適合

於他們程度的有系統的書籍。

我們以經費的限制，不能遍購國內的出版品，爲節省學生的時間計，亦不願遍購國內的出版品，可是我們將全國出版家的目錄搜集齊全，並且親去各書店選擇，結果費去我們十餘人數日的精力，竟得不到幾種真正適合他們閱讀的書籍。我們於失望之餘，曾發憤一時擬爲中等學生編輯一部青年叢書，只惜未及一年，學校發生變動，同志四散，此項叢書至今猶祇無系統地出版數種。這是十年前的往事，然而十餘年來，在我的回憶中卻與當前的新鮮事情無異。

其次，現在中等學生的用費，已不是內地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家長所能負擔，而青年的智能與求知慾，卻並不因家境的貧富而有差異，且在職青年之求知慾，更多遠在一般學生之上。即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十餘年來，各地青年之來函請求指示自修方法，索開自修書目者，多至不可勝計，我對於他們魄不能

盡指導之責，但對此問題之重要，卻不曾一日忽視。

根據上述的種種原因，所以十餘年來，我常常想到編輯一部可以供青年閱讀的叢書，以爲在校中等學生與失學青年之助。

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之間，我曾擬定兩種計劃：一是少年叢書，一是百科叢書，與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商量，當時他很贊成立即進行，後以我們忙於他事，無暇及此，遂致擱置。十九年一月我進中華書局，首即再提此事，於是由計劃而徵稿，而排校。至二十年冬，已有數種排出。當付印時，因估量青年需要與平衡科目比率，忽然發現有不甚適合的地方，便又重新支配，已排就者一概拆版改排，遂致遷延至今，始得與讀者相見。

我們發刊此叢書之目的，原爲供中等學生課外閱讀，或失學青年自修研究之用。所以計劃之始，我們即約定專家，分別開示書目，以爲全部叢書各科分量之標準。在編輯通則中，規定了三項要點：即（一）日常習見現象之學理的說

明，（一）取材不與教科書雷同而又能與之相發明，（二）行文生動，易於了解，務期能啓發讀者自動研究之興趣。爲要達到上述目的，第一我們不翻譯外籍，以免直接採用不適國情的材料，致虛耗青年精力，第二約請中等學校教師及從事社會事業的人擔任編輯，期得各本其經驗，針對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以爲取材的標準，指導他們進修的方法。在整理排校方面，我們更知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乃由本所同人就各人之所長，分別擔任，爲謀讀者便利計，全部百冊，組成一大單元，同時可分爲八類，每類有書八冊至廿四冊，而自成爲一小單元，以便讀者依個人之需要及經濟能力，合購或分購。

此叢書費數年之力，始得出版，是否果能有助於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之修業進德，殊不敢必，所謂「身不能至，心嚮往之」而已。望讀者不吝指示，俾得更謀改進，幸甚幸甚。

舒新城。二十二年三月。

自敍

「太平天國」這四個字，就是我們日常在通俗用語中可以聽得到的「長毛」，也就是歷來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文獻史料中所稱的「髮逆」、「髮賊」、「粵匪」、「長髮賊」等等惡意稱呼的正式名稱。一直繼續到清朝滅亡的那一天為止，沒有一個人敢不這樣稱呼。在清朝官方所著作的各種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書籍中，無一不是將「髮逆」敍述得如何的大逆不道，如何的殺人放火，如何的燬滅文化等等。以致於影響到現在，我們日常的用語中，每每聽到形容窮兇極惡的事，就用「長毛」二字去代表。從這一點我們也可看清朝各種有形無形的宣傳在國民的心目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了。再加之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對於「革命」的直覺完全是被「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觀念所支配着的。但是自清室顛覆，民國成立以來，對於過去纔七十年，古老們還

能歷歷敘說他們親自遭遇的這一個大變動，當然有不少的人認清了在中國歷史上意義之重大，將歷來蒙蔽在太平天國外面的一件黑衣揭開，從事觀察這運動的真相，以求闡明它的本質。而尤其是最近，在研究民族主義盛行的最近，關於這樣的研究更感覺到必要，以這樣的題材做研究的也就日多一日了。

關於太平天國革命的著作可略分兩種。第一種盡是些所謂「官籍」，以及類似官籍的記錄，在需要重新客觀地觀察太平天國的本質的今日，只能作爲史料參考。例如：《賊情彙纂》、《平定粵匪紀略》等。第二種就是站在和前者相反的地位，用「太平天國」四字所著的書。例如：太平天國戰史、太平天國戰紀等。但是將這些著作的內容閱讀一過，即刻知道關於太平天國的本質上研究的書却很少盡是敘述太平天國運動的經過，軍事上的進退，勝負的事實，以及地域和年月的紀錄等等的書占了一大部份。其中雖有稍爲帶着本質上的敘述，但大都沒有占着全書的重要篇幅。這一類的敘述太平天國經過的著作雖不無

大同小異之處，我們也似乎無重復去讀的必要，最重要的却是在把握住這革命的本質，以求了解整個的太平天國。

那麼除了敍述事實的著述之外，就是那些着重於本質上的研究了。近年來所出的書，可以說全是傾向於太平天國本質上的探討一方面的。但是讀了各種史料後，和這些著作比較一下，總覺得要想明瞭整個的太平天國，非再有進一步的補充不可。

這本小著，作者不敢拿來和其他名作媲美，但以前諸著作中所未重視的地方，本書却給它從新加了一番整理，以冀從這裏面尋出太平天國的本質和興亡的原因來。

編輯凡例

- 一、在篇幅有限的本書中，自不能對太平天國的任何方面均有詳細的敘述，所以書中除第一章將太平天國的興亡梗概略述外，其餘各章全部是就本質上加以觀察。第九章雖似乎和太平天國本身無多大關係，但却是影響到今日中國，成爲國家經濟上的最大問題之一，是以特闢一章。最後一章完全是一篇獨立的論文，專爲初學者要研究太平天國的人而寫的。
- 二、本書的編制，往往是將各太平天國史中敘述過的部分略去，將所不曾敘述過的錄入，故欲明瞭本書中所未詳盡的處，所以多讀書末所附的參考書爲宜。
- 三、書末所附參考書目，雖在本著中所未經引用者亦儘量列入，以便讀者作更深進的研究。

太平天國史目錄

總序

自敍

編輯凡例

第一章	總論——太平天國興亡的梗概.....	(一)
第二章	形成太平天國革命的諸原因.....	(二)
第三章	太平天國諸改革中的數端.....	(三)
第四章	太平天國之宗教的性質.....	(四)
第五章	太平天國前期的觀察.....	(五)
第六章	太平天國後期的觀察.....	(六)
第七章	以團練爲中心觀察官軍.....	(七)

第八章 外國的勢力及其兵力.....	(一〇四)
第九章 因太平天國而實施的釐金制度.....	(一一三)
第十章 對於太平天國的幾種重要史料的考察.....	(一二六)
參考書目.....	(一三六)
名詞索引.....	(一三九)

太平天國史

第一章 總論——太平天國興亡的梗概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於前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敗亡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除最初一年和最後一年外，正式用「太平天國」國號和清軍相持不下的時期，也足有十四年之久。勢力所及，中國本部十八行省除甘肅外，共達十七省之廣。戰事一直到了和當時的首都北京有唇齒關係的天津，在中國近代史上雖出現過多次的戰亂，正如曾國藩在他的奏疏中所謂的：

「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三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這大概將石達開軍隊曾入雲南省的東川縣等處不算在內，——編者註。）淪陷至六

百餘城之多」（曾國藩全集卷二十五）

無論在事實上乃至性質上從未有再比太平天國革命更驚人的了。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運動不是平空地就能爆發起來的，太平天國革命當然也逃不出這定理。滿清朝廷自從經過康熙全盛時代後，從乾隆時起各方面已漸露破綻，再下到嘉慶、道光時代，政府的壓迫，吏治的腐敗，商業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日甚一日，加以連年的水旱天災，同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因中國和英國的鴉片戰爭的結果，更加緊了侵略的步驟。國民在這樣的層層壓迫之下，最貧擔不起而感到痛苦的當然是貧困的農民階級了，實在不止是感到痛苦，已經是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存問題了。全中國歷來所發生的大小暴動等等，足以證明他們在太平天國未爆發前數十年，就在掙扎着他們的出路了。太平天國雖是最後的一次，也是其中的最偉大的一次了。同時也可以說是具有更鮮明的政治見，更複雜的一次了。

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是兄弟三人中最少者，據太平天國戰史的記載，是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生於廣東花縣，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事時，已三十九歲。本來洪秀全也並不是存有什麼反抗滿清，改革中國的志望的人物，看他數次的應科舉考試，也就可以推想他無非是一個和當時中國的「讀書人」青年一樣，希望從科舉中覓他個人的出路，但是他屢試不第，又加以非常的貧困，於是不得不各處流浪，因之結識了不少的人。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後來太平天國的諸領袖都是在這期間中結識的。但是洪秀全一直到遇着唱上帝教的朱九濤為止，可以說是不會決定他的未來的方針。自從他得着這一個精神上的武器——上帝教——之後，他知道宗教在統治一國國民上的必要，所以為適合於中國人民的心理起見，將耶穌教改頭換面的修改了一下，稱上帝為天父，耶穌為天父長子稱天兄，自己則仿耶穌下降救世的故事，稱為天父的次子，並將教義也改竄了不少。

他們這樣運動的醞釀經過很長的時間後，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纔在金田正式和清軍開戰。當時的巡撫鄭祖琛是非常庸懦的人物，因爲忌言兵事，居然不將這樣的所謂「叛逆」奏知清廷，及到事實已經再彌縫不過去，才奏知政府，政府趕即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則徐病死在潮州途中，清廷又派大學士賽尙阿爲欽差大臣，繼林之後從事討伐。同時太平軍勢力下的農民蜂起響應的日見其多，官軍在金田第一次和太平軍接觸就大敗，因此太平軍的聲勢即時到了廣東，引起了嘉應州數千農民來投，太平軍的根基就此也穩固了。第二年，就是太平天國元年（咸豐元年），太平軍由金田出發，一路下桂平、貴縣、武宣、平南諸縣，入象州境。太平軍在象州受敵人的三面圍攻，劇戰十日之後敵人敗退，於是太平軍轉掠大梨地方陷永安州（現今改爲蒙山縣），閏八月纔在永安州正式建國號改元稱太平天國元年，洪秀全稱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